

儿童文学翻译的狂欢化叙事再造

——以《玛蒂尔达》汉译为例

张爱萍 滕 梅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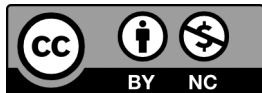
摘要 | 狂欢化叙事是当代儿童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狂欢化叙事的再造是儿童文学翻译的重中之重。本文以《玛蒂尔达》任溶溶汉译本为例，从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和场景等三个叙事要素探讨狂欢化叙事的翻译再造。研究发现，译者应在遣词造句时选择与原文感情色彩相当的褒义或贬义词，让译文焕发出狂欢化色彩；同时，译者要从儿童本位观出发，在翻译中不可将儿童的智慧弱化。此外，译者要把握狂欢化叙事再造的度，不要“过度异化”原文的狂欢色彩，用词不要过于乖张粗俗，以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为先。

关键词 | 狂欢化叙事；儿童文学翻译；儿童本位；《玛蒂尔达》；再造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狂欢化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929年）中提出的文学概念，其重要意义在于“复现了被人们淡忘了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生动景象，恢复了几乎湮没无闻的狂欢文化的原有风貌，揭示了由颠倒、褻渎、逆向、反向、贬低、嘲弄、戏仿这类语言构成的民间狂欢文化的深刻内涵”（夏忠宪，2000：22）。罗尔德·达尔和大卫·威廉姆斯等著名作家是儿童文学狂欢化叙事写作的典型代表，“狂欢化叙事成为当代儿童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徐德荣、孙明双，2022：121）。

对于这类儿童文学作品，如果译者不重视再现

原文的狂欢化叙事特征，翻译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因此，作为译者，如何在翻译中再现原文的大胆、荒诞、夸张的狂欢化叙事风格以及如何将原文中极具张力的狂欢化叙事在译文的各个狂欢化叙事层面得到较好的再现，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然而，目前译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本文以《玛蒂尔达》任溶溶汉译本为例，探讨儿童文学翻译中狂欢化叙事的再造。

二、儿童文学翻译中的狂欢化叙事再造

巴赫金（1988：175）指出，“狂欢式转为文

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将狂欢化的感受传递并渗透到作者写作的过程，并在其写作结构、人物形象塑造、语言风格、场景构建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狂欢化色彩的方式则为狂欢化叙事。儿童文学的狂欢化叙事能够让儿童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狂欢精神不断漫溢，颠覆成人的权威，迎来一个暂时的开放平等、不受压迫的狂欢世界。儿童文学翻译中的狂欢化叙事再造有利于启发目的语中的儿童读者对发声权利的追求，有利于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

（一）狂欢化叙事及其在儿童文学中的应用与体现

狂欢化叙事或狂欢化写作是什么？西蒙·邓提斯（Simon Dentith, 1995: 65）将狂欢化写作（carnivalised writing）定义为“写作中融入了狂欢精神，从而在其结构和实践中再现了狂欢节特有的颠覆、戏仿和脱冕”。此外，狂欢化的世界感受渗透到文学中去，对人物塑造、语言风格、情节场景等都产生重要影响。徐德荣和孙明双（2022: 122）认为，“人物形象、情节和语言风格均为狂欢化叙事的重要表现机制”。

约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 2010: 114）认为，自1960年起，儿童文学领域出现了许多“类似狂欢的方式质问官方文化”的儿童文学狂欢文本。狂欢文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提供故事人物“暂时离开”（time-out）社会长久以来的限制，但最后还是安全地回归社会的正常性。第二类致力于通过温和讽刺拆解社会所认定的观念，并以相反的看法取代之，比如让弱者胜过强者。第三类狂欢文本则企图颠覆社会权势、被认可的行为与道德规范以及儿童文学相关的主要文类。

在儿童文学中，狂欢化叙事的突出表现是不顺从。“狂欢式生活强调的是广场式自由自在的生活，宣扬平等，否定一切日常生活的等级与权威”（关慧，2016: 132）。那些高贵、威严、具有无限权力的权威被蔑视和冒渎，成了威严丧尽、大家取笑的小丑。权威代表和民间代表之间的等级界限被完全打破，双方发生碰撞，产生对话。通过这种方式，儿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与权威的尖锐矛盾冲突中，表现出对成人权威的批判，也打破了成人以年龄、身份、等级等划出的界限，营造出了儿童与成人平等的狂欢氛围。

（二）儿童文学狂欢化叙事的翻译再造

儿童文学的狂欢化叙事再造要求将原文中极具张力的狂欢化叙事在译文中全面再现。首先，狂欢化叙事再造有利于启发目的语中的儿童读者对发声权利的追求。“狂欢化张扬人生命存在的自由形式，用鲜明的平民意识与非精英意识打破人类文化传统中的等级制度，用狂欢化的‘快乐哲学’来重新审视世界秩序，构建一种狂欢节的宇宙观和人类发展观”（孙磊，2018: 97）。在狂欢化叙事的儿童小说中，儿童不是只能任由成人意志摆布的傀儡，儿童文学也不再是成人为了教诲、训诫儿童的工具。

“放下成年人的价值偏见，是成人打破与儿童二元对立壁垒的重要途径，更是与儿童建立真正接纳与沟通的开始”（山丹、侯颖，2020: 111）。狂欢化叙事使儿童拥有独立自由的意志，拥有与成人对话的机会。儿童不再被塑造成乖顺、耐心、懂事、低幼的形象，他们在狂欢化的世界中是看起来弱小但却精神强大、敢于反抗、张扬自信的儿童英雄。译者将狂欢化叙事再造，有助于传递原文中儿童发出的追求自由平等的声音，还原勇敢无畏的儿童英雄形象，让目的语读者切身感受原文中儿童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狂欢精神。

其次，狂欢化叙事再造有利于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儿童文学从产生起就内生地具有了它自身的价值。它是专门满足儿童精神需求的文学。它的价值发生及价值存在是因儿童而成立的”（李利芳、江璧炜，2021: 86）。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因此，儿童文学翻译也应该是儿童本位的翻译。儿童本位的翻译即为儿童而译，“译者必须放下成人的姿态，承认儿童的独立人格，重视儿童的独特需求，以儿童理解与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儿童文学翻译。而这一过程必须要求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李文娜、朱健平，2015: 87）。儿童小说翻译的狂欢化叙事再造的核心也是要求译者做到为儿童而译。例如，狂欢化的人物再造要求译者不可对儿童有刻板印象，不可将聪慧早熟、勇敢自信的狂欢化儿童形象加之成人的偏见，也不可在译文中将儿童的智慧弱化。

三、《玛蒂尔达》汉译的狂欢化叙事再造研究

《玛蒂尔达》的作者罗尔德·达尔“在儿童幻

想小说创作中奉行的是一种‘恐怖美学’，他的童话小说是一种极度张扬的‘狂欢化’的儿童叙事，在当代英国社会背景下把传统童话中小人物和弱者反抗强者的冲突推进到极度夸张的程度”（舒伟，2015：248）。《玛蒂尔达》是他的“狂欢化”儿童叙事的代表作，具有浓重的狂欢化叙事色彩。

纵观全文，《玛蒂尔达》的狂欢化叙事在狂欢化人物形象、狂欢化语言风格和狂欢式的场景上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滑稽愚蠢的形象如沃姆伍德和特朗奇布尔校长，以及敢于颠覆官方、权威的儿童英雄形象玛蒂尔达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通过人物的对比与升降达成了强烈的狂欢化效果。此外，狂欢化叙事突出民间文化，粗俗的语言在狂欢化文学中随处可见。《玛蒂尔达》中特朗奇布尔校长对孩子们的辱骂如“你们这群小废物”“愚蠢的废物”“无知的小鼻涕虫”等粗俗的语言也贯穿全文，体现了狂欢化文学中典型的粗鄙化语言风格。同时，迎来儿童暂时自由解放的狂欢式场景出现在这部小说的高潮部分，如玛蒂尔达以及学校里的孩子通过闹剧来整蛊自己的父母和特朗奇布尔校长。

在《玛蒂尔达》中，多样而鲜明的人物形象、粗鄙化的语言风格与大胆新奇的狂欢式场景交相辉映，邪恶与正直、梦幻与现实肆意切换，从而能够不断挑战传统规训儿童的限制，给读者带来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译者任溶溶在翻译时较好地再现了原文的狂欢化人物形象和狂欢化语言风格，但在狂欢式场景的再造上尚有所欠缺。

（一）狂欢化的人物形象再造

“新世纪狂欢化叙事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了大量的狂欢化的人物”（王玉，2009：24）。狂欢化叙事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有两种：“痴”者形象和“狂”者形象。“痴”者形象指愚蠢人物形象。他们自行做出荒诞可笑、愚蠢至极的行为，成为大家的笑料。人们对他们毫无敬畏尊重的态度，在生活中对他们极尽嘲弄和贬低。而“狂”者形象则代表民间文化或大众文化，他们敢于颠覆官方、权威的等级与秩序，是权威的反抗者。这两种人物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使狂欢文本具有张力。在翻译中，如何将这两种形象栩栩如生地再现给读者，是儿童文学翻译狂欢化叙事再造的关键之一。

1. “痴”者形象再造

狂欢化儿童文学中塑造了许多滑稽愚蠢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构成了儿童小说中基本的诙谐元素，营造了幽默诙谐的戏剧氛围。同时，这些愚蠢形象也与正面形象形成强烈对比，让狂欢文本更加具有张力。“痴”者形象是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即愚蠢人物形象。在《玛蒂尔达》中，沃姆伍德先生、校长特朗奇布尔便是“痴”者形象的代表。玛蒂尔达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原生家庭，她的父亲沃姆伍德是个庸俗势利的奸商，也是个不靠谱、经常辱骂孩子的父亲。她的校长特朗奇布尔性情狠毒，言行粗鄙，以暴力支配着学校，整个学校都生活在她的阴影下。沃姆伍德和特朗奇布尔是罗尔德·达尔笔下愚蠢邪恶的成人反派，孩子们对其恨之入骨。

例 1：“That’s the daughter of the man who owns Wormwood Motors in the village”, Miss Trunchbull barked. She hardly ever spoke in a normal voice. She either barked or shouted.

任译：“她就是在村里开沃姆伍德汽车行的那个人的女儿。”特朗奇布尔小姐厉声尖叫。她难得用正常的声音好好说话，不是汪汪叫就是哇哇嚷。（任溶溶，2000：90）

特朗奇布尔是《玛蒂尔达》中的暴虐专制、愚蠢粗鄙的校长，她虐待学生，动不动就对孩子们破口大骂。原文中用“bark”和“shout”这两个动词来描述特朗奇布尔平时讲话的情态。从“bark”这个动词可见原作者想向读者塑造的是一个愚蠢、粗鄙、无知、鲁莽的“痴”者形象。所以，译者应在狂欢化人物塑造的细节描写处斟酌用词，遣词造句应以再现鲜明的“痴”者形象为目的。在此句中，任溶溶选择“汪汪叫”和“哇哇嚷”这两个动词来翻译，这样的表达非常生动形象，既再现了特朗奇布尔暴躁易怒、粗鄙无知的小丑形象，也让译文读起来更加幽默诙谐，富有童趣。

在“痴”者人物形象再造上，译者可以在对人物形象细节描写处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如适当进行增译、重复，在遣词造句上更多地选择目的语文化中较为贬义的词句，极力再现“痴”者之粗鄙和愚蠢的形象，为译文注入更多的狂欢化色彩。

2. “狂”者形象再造

“狂”者形象代表着民间文化或大众文化，他们勇于颠覆官方、权威的等级与秩序，他们聪慧勇

敢、有勇有谋，是对权威的反抗者和追求理想的行动者。在《玛蒂尔达》中，玛蒂尔达则成为了这一形象的代表。

例 2: Matilda said, “Never do anything by halves if you want to get away with it. Be outrageous. Go the whole hog.”

任译: 玛蒂尔达说: “如果你想脱身, 做事就永远不能手软。要做得狠。要一不做二不休。……” (任溶溶, 2000: 128)

“儿童文学翻译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于这一特定读者群的认知程度和持有的态度”(徐德荣、江建利, 2012: 99)。在“狂”者形象再造上, 译者应摆脱对儿童的刻板印象, 不应先入为主地认为儿童在智力上就远不如成人的, 因此在翻译时也无需将儿童的智慧弱化。此外, “简单文学容易让儿童接受, 但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就是简单文学”(吴翔宇, 2022: 5)。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虽然玛蒂尔达只有 5 岁, 但她的思想见解、措辞表达都非常成熟, 她的果断、勇敢与成人不相上下。因此, 在翻译这段玛蒂尔达说的话时, 不宜用一般的童言童语来翻译, 而最好将这段话翻译为成人说话的那股“狠”劲, 就如任溶溶将其翻译为“做事就永远不能手软。要做得狠。要一不做二不休”。这样翻译既再现了原文中玛蒂尔达果决无畏的说话语气, 也灵动地再造了玛蒂尔达敢于反抗成人权威、张扬自信的儿童英雄形象。

“童书翻译应摆脱以训诫和教育儿童为唯一目的, 用谦和平等的姿态为儿童译出有价值、有意义的童年故事”(李雪伊, 2020: 88)。译者应从儿童本位观出发, 将狂欢化叙事儿童小说中的“狂”者儿童当作拥有自己独立价值观的人, 淋漓尽致地表现张扬、自信、正义、勇敢的儿童英雄形象。因此, 译者可以大胆地用平时修饰成人的话语来塑造儿童形象。此外, 译者要尽可能地将原文作者对儿童的褒扬之意舒展开来, 例如可借助中文四字成语的表达优势来加强对儿童精神品质的赞扬, 这样既能更好地塑造“狂”者形象, 也能加强译文的节奏感。

例 3: It is bad enough when parents treat ordinary children as though they were scabs and bunions, but it becomes somehow a lot worse when the child in question is extraordinary, and by that I mean sensitive and brilliant.

任译: 爸爸妈妈们把平凡的孩子看作痂或脚上

的鸡眼皮, 这本来就够糟的了, 但那个孩子要是不平凡, 我的意思是, 又聪明伶俐又才华横溢, 那就更是糟上加糟。(任溶溶, 2000: 4)

“除了选择句式,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多地是在选择措辞”(曹明伦, 2021: 179)。在直观地形容“狂”者的形容词上, 如这个例子中的“sensitive and brilliant”, 为了让玛蒂尔达的狂者形象更加鲜明, 译者可以选择褒义更浓重的词语, 而在中文中我们一般会用四字成语来表扬一个人的品质, 就如这里任溶溶将其翻译为“又聪明伶俐又才华横溢”。四字成语的运用既能将“狂”者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明, 也让译文的节奏感更强。

(二) 狂欢化的语言风格再造

“‘狂欢化’表现在语言上, 即是‘脱冕’式的艺术风格, 指的是崇高降格、为低俗升格的语言风貌。巴赫金所坚守的是狂欢化理念, 所奉行的是避雅求俗的旨归, 这使平民俗语、百姓口语、幽默讽刺, 甚至是下流避讳之词, 皆可入文”(宋春香, 2009: 97)。粗话、野话、骂人话等在《玛蒂尔达》中经常出现, 属于狂欢化文学中典型的粗鄙化的语言风格。

例 4: “I am fed up with you useless bunch of midgets!” roared the Trunchbull.

任译: “你们这群小废物让我受够了!” 特朗奇布尔咆哮着。(任溶溶, 2000: 187)

原文中这段话是特朗奇布尔校长对孩子们的辱骂, “you useless bunch of midgets” 在英文中意为“你们这群没用的小侏儒”。但是对于中国的儿童读者而言, 很少会听到“小侏儒”之类的骂人话语, 如果译者直译过来, 读者很有可能不知所云, 当然也就理解不了原文这类狂欢化的语言风格的用意。任溶溶没有局限于原文, 而是对其进行概念转换, 挑选了目的语文化中耳熟能详的用词且感情色彩相当的“你们这群小废物”来翻译, 这样做使得译文行文欣畅, 能够让读者容易投入到原文的对话中去。

对于狂欢化的语言风格再造, 如果直译不能将原文的粗鄙之意表达出来, 译者可以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义, 应该跳出原文的局限, 在目的语文化中选择读者熟悉的、且与原文感情色彩相应的粗鄙字眼来翻译。

（三）狂欢式的场景再造

“在狂欢式的场景中，也即在狂欢广场上，人们暂时从现实关系中解脱出来，相互间不存在任何距离，致使秩序打乱，等级消失，从而产生一种乌托邦式的人际关系。在常规生活中人们被不可逾越的等级屏障分割开来，却在狂欢广场上发生了相互间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夏忠宪，2000：67）。在《玛蒂尔达》中，玛蒂尔达以及学校里的孩子通过闹剧来整蛊自己的父母和特朗奇布尔校长，并在反抗成人权威的场景中形成了一个暂时的狂欢广场，这里没有等级、没有制度、没有压迫、没有恐惧，有的只是狂欢化的世界感受。

例 5: Suddenly someone shouted, “Come on Brucie! You can make it!”

The Trunchbull wheeled round and yelled, “Silence!” The audience watched intently. They were thoroughly caught up in the contest. They were longing to start cheering but they didn’t dare.

任译：忽然有人叫起来：“加油，好样的布鲁斯！你能吃完的！”

特朗奇布尔团团转着大叫：“肃静！”观众紧张地看着。他们完全被这场比赛迷住了。他们渴望着喝彩，但是他们不敢。（任溶溶，2000：143）

这里描写的情节是特朗奇布尔校长逼迫布鲁斯吃完一个巨型巧克力蛋糕，而布鲁斯并没有如她所愿向她求饶，而是一直闷着头吃，并且把蛋糕都吃完四分之三了，还在自得其乐地继续吃下去。布鲁斯和其他的孩子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一场他和暴虐邪恶的特朗奇布尔之间的战斗。孩子们平时不敢反抗粗暴狠毒的校长，但在这场吃蛋糕的战斗中，他们宛如处在一个狂欢的广场，在这里他们敢于反抗，敢于说出平时不敢说的话。

这里的“shout”和“cheer”两个动词非常重要，选择怎样的用词决定了译文的狂欢化色彩浓重与否。笔者认为任溶溶将“shout”翻译为“叫”，用词略显单薄，没有将孩子激动漫溢的狂欢情绪传达出来。建议将其译为“高呼”来传达孩子高昂亢奋的狂欢情绪。此外，“cheer”译为“喝彩”，狂欢化色彩也略显寡淡，建议将其翻译为“为布鲁斯欢呼鼓劲”，将孩子们“cheer”的对象显化出来，这样语义衔接更为连贯，而且将动词“cheer”译为“欢呼鼓舞”则画面感和动感更加强烈，整个语段

的狂欢氛围会更加明显和浓烈。因此，笔者将这个语段重新试译为：

忽然有人高呼起来：“加油啊布鲁斯！你能吃完的！”观众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完全被这场比赛迷住了。他们渴望为布鲁斯欢呼鼓劲，但他们不敢。

四、儿童文学翻译中狂欢化叙事再造的“度”

“翻译是有限度的解释，翻译的解释虽然不可能是唯一的，但也不可不着边际，而是要求译者在解释中把握一个理想的‘度’”（朱健平，2009：5）。因此，儿童文学翻译中的狂欢化叙事再造要求译者也要充分考虑度的问题。狂欢化叙事再造的目的是将原文中极具特色、极具张力的狂欢化叙事在译文的各个层面得到较好地再现，从而让目的语读者能够与原作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产生愉悦的阅读与审美体验。但是，“把作品从一国文字翻译成另一国文字，语言不通者可以相互理解、沟通、交流。交流的结果可能是审美的愉悦，也可能是不快的隔膜”（郑海凌，2001：3）。要让读者产生愉快还是不快的审美体验，取决于译者在翻译中对于“度”的把握。对于儿童文学翻译中狂欢化叙事再造的程度，则需要看译者是否能够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解释限定在目的语文化能容忍的限度内。一旦对源语文本的解释过犹不及，不能很好地兼容目的语文化，违反了当时的翻译规范，译者可能会引起读者的不满。

翻译是由译者进行和完成的，但是译作的成功与否却取决于读者的接受与否。“当一个文本被移植到另一个文化环境中，如果没有读者的接受，译本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张生祥、朱玲玲，2016：36）。在儿童文学翻译的狂欢化叙事再造的“度”方面，译者应该把读者的接受能力放在首要地位。译者是原文作者的模仿者，但译者也是原文的一个特殊的读者。在对原文的意义进行充分的吸收后，译者要考虑原文中的意义有哪些是需要保留、转换或舍弃的。在狂欢化儿童文学中，有些幽默诙谐的表达是源语文化中特有的，如果直译保留的话，目的语读者可能会不知所云。这时译者应该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明察秋毫，选择用目的语文化中较为贴切的表达来传达原文的意义，而不是只顾模仿原

文而不顾译文的自然通畅。

此外,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受众毫无疑问首先是儿童。儿童读者的特殊性译者也应充分考虑在内。对于狂欢化儿童文学作品中一些较极端、血腥或暴力的话语或情节,或许尚在源语文化的儿童读者的接受范围内,但对于成长在目的语文化背景下的儿童读者,译者应该去考察他们的接受能力范围后,再做出翻译策略或方法的选择。如果原文的狂欢化色彩之浓重让目的语的儿童读者接受不适的话,译者应该对译文做温和化的处理,翻译不要“过度异化”原文的狂欢色彩,用词不要过于乖张粗俗,而应该尽力做到“入乡随俗”,以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为先。

五、结语

狂欢化儿童文学创作中,儿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通过与权威的尖锐矛盾冲突表现出对成人权威的批判,并打破成人以年龄、身份、等级等划分的界限,营造出儿童与成人二者平等的狂欢氛围。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狂欢化叙事的再造有利于启发目的语儿童读者对发声权利的追求,也有利于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本文以《玛蒂尔达》任溶溶汉译本为例,从狂欢化的人物形象、狂欢化的语言风格和狂欢式的场景三个要素对译者如何较好地再造狂欢化叙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译者为实现“痴”者人物形象的再造,在遣词造句上更多地选择目的语文化中较为贬义的词句,极力再现“痴”者之粗鄙和愚蠢的形象。在“狂”者形象再造上,译者应该从儿童本位观出发,将儿童视作与成人一样拥有独立价值观的人,不可将儿童的智慧弱化,而是大胆地用平时修饰成人的话语来塑造儿童形象,尽可能地将原文作者对儿童的褒扬之意舒展开来。在狂欢化的语言风格再造上,译者要跳出原文局限,在目的语文化中选择读者熟悉的、且与原文感情色彩相应的粗鄙字眼来翻译。在狂欢式的场景再造上,译者要用更夸张的描写来再现狂欢广场的画面感和动感。同时,译者要仔细把握狂欢化叙事再造的“度”,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解释应限定在目的语文化能容忍的限度内。

参考文献

- [1] Dentith, Simon. *Bakhtinian Thought: An Introductory Reader*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 [2] [澳] 约翰·史蒂芬斯. 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 [M]. 张公善, 黄惠玲译.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 [3] [英] 罗尔德·达尔 (Roald Dahl). 玛蒂尔达 [M]. 任溶溶, 译.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0.
- [4]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 [M]. 白春仁, 顾亚铃,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 [5] 曹明伦. 翻译过程是一种选择的过程 [J]. 中国翻译, 2021 (3).
- [6] 关慧. 狂欢中的契合——巴赫金狂欢理论与大众文化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 (5).
- [7] 李利芳, 江璧炜. 儿童文学价值评价问题研究 [J].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4).
- [8] 李文娜, 朱健平. 从“儿童的发现”到“为儿童而译”——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观之嬗变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 (2).
- [9] 李雪伊. 形象学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探究 [J]. 外语研究, 2020 (5).
- [10] 山丹, 侯颖. 新世纪中国儿童校园小说的多维透视与前瞻 [J]. 江汉学术, 2020 (3).
- [11] 舒伟. 英国儿童文学简史 [M].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 [12] 宋春香. 巴赫金思想与中国当代文论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 [13] 孙磊. 西方文论关键词狂欢化 [J]. 外国文学, 2018 (3).
- [14] 王玉. 狂欢化叙事: 新世纪小说的美学走向 [J]. 理论与创作, 2009 (6).
- [15] 吴翔宇. 中国儿童文学语言本体论: 问题、畛域与路径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 (4).
- [16] 夏忠宪.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俄国形式主义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7] 徐德荣, 孙明双. 论儿童小说中狂欢化叙事的精神实质及意义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 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18] 张生祥，朱玲玲. 儿童的读者特征对文本改写的影响研究——以《格列佛游记》译本为例 [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 [19] 郑海凌. 译语的异化与优化 [J]. 中国翻译，2001（3）。
- [20] 朱健平. 视域差与翻译解释的度——从哲学诠释学视角看翻译的理想与现实 [J]. 中国翻译，2009（4）。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arnival Narration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Matilda*

Zhang Aiping Teng M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Abstract: The carnival narrativ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carnival narrativ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atilda* by Ren Rongrong as a case study and examines how a translator can better represent carnival narrative from three elements of carnival narrative: carnival characters, carnival language style and carnival scenes.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choose words that are positive or derogatory in tone to the original, so as to give the translation a carnivalesque flavour. Moreover, the translator should start from a child-oriented view and should not weaken the intelligence of children in the translation. In addition, the translator should master the degree of carnival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not to "over-alienate" the carnival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not use words that are too vulgar and excessive, but put the receptivenes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first.

Key words: Carnival narrative;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Child-orientation; *Matilda*; Representation